

苦瓜

2A 彭勁

斑駁的童年，一張張臉，笑着的、哭着的，漲紅的、病青的，皺眉頭的、吐舌頭的。一件件事猶如天上繁星般，數也數不盡。

記得那時的我大概九歲。「吃飯了！」父親的吆喝聲傳遍了屋子。我扔下手中的陀螺，飛奔過去，滿盼桌上是玉盤珍饈，好讓我肚子的打鼓手下班。事實往往比預期殘酷，苦瓜——放在最邊緣，正中的才是大魚大肉，看來父親唱了齣「先禮後兵」。

這頓飯我吃了四十多分鐘，碗裏還剩下數塊苦瓜。在父親的命令下，我不得不硬着頭皮，捏着鼻子把苦瓜往嘴裏塞，咬下去，馬上打了個冷顫，眼淚都溢出來。碗裏的苦瓜好像在嘲笑我。正當我煩惱之際，一個突如其來，卻恰到好處的電話響起，父親便上前接。我趁機把那幸災樂禍的苦瓜通通倒進廁所，用水沖走。父親接過電話後，看到我若無其事坐在餐桌前，苦瓜卻不知去向，已猜到了七分。他不揭穿我，反而給我說起《憫農》這兩首詩，細訴農夫的辛苦及偉大，並說起吃苦瓜的好處。我聽到羞愧不已，恨不得找個洞鑽下去。

事後我也沒有向父親說明苦瓜的去向，他也沒有追究。父親一番好意，卻深深刻在我心裏，教我做事前三思，不應只顧表面。苦瓜是苦，可是苦得有營養、有價值。往後有苦瓜的日子，我總是先把苦瓜吃掉，直到現在、將來。